

DeepSeek和「未來作家」

文學漢林

李浩

新年以來，「人工智能」這個詞彙驟然升溫，火到出圈。春晚表演的機器人和DeepSeek一下子成為了無法迴避的公共話題，學生們談它，老師們談它，各行各業、男女老少都在談它……人工智能和我們的生活越來越近，「人工智能改變生活」也越來越成為現實。作為一個寫作者，在這個時期裏我被追問最多的便是：「人工智能」能夠替代作家的寫作嗎？當DeepSeek不斷升級，兩年之後、十年之後，未來的作家應怎樣努力，他們應使用怎樣的手段才能保障自己不會被替代？

在談論向前的「未來」之前，我想先向後，看看過去的人們是怎樣面對這種可能產生替代的處境的。最具參考價值的可能是電影的出現，尤其是有聲電影出現之後。當時，也有一些人驚慌地認為「文學已死」至少是「小說已死」，因為小說中講故事的能力已經被電影強勢地「掠奪」和「擠壓」，電影中的故事既有直觀性又有更強的緊張感，同時它還讓故事變得更為簡潔、緊湊，無論是娛樂性還是感染力上都能不輸於小說，那，小說何為？小說還有它存在的獨特理由嗎？在經歷了不斷的嘗試和更變之後，小說還是活了下來，但電影出現之後的「小說」有了新的樣貌：譬如，景物描寫大幅減少，而它的描寫也多與小說中主人公的心境、情緒有關，和故事的隱喻性有關——電影能做得更好的，小說做出了讓度；再譬如，小說中的故事講述也由「描述一個故事」漸變為「思考一個故事」，更注意寓言性和象徵性，同時也有意地建立起多線的「復調」架構：這是電影表達中較難達到的部分。我們還可注意到，小說的語言和小說中的感覺處理也有了諸多的變化，語言自身的藝術性和回味感是電影的表達手段不易處理的……還有一個支脈，在電影出現之後有一批「反故事」的小說出現，它們嘗試找出不同的、不會被替代的更多可能。

電影出現之後，小說（文學）必須要對這一新事物的出現做出回應，它一定要掂量哪些是

它更適合的，哪些是電影這一新事物所適合的，它在做出必要讓度的同時也致力於重建和強化自己作為「獨立學科」的獨特價值，讓自己變得更不會被替代。是故，在DeepSeek出現之後，在它將以驚人的速度和「智力」不停不歇地突進之後，我們必須知道它以後「掠奪」「擠壓」和「取代」什麼關於這些，我們的文學可能需要做出部分「讓度」，然後，我們需更強化它不可「掠奪」「擠壓」和「取代」的方面——我們的「未來作家」應當緊緊握住這個不可替代性，同時巧妙而獨特地把必須讓度的部分做出新的「獨特」來。

在我看來，我們某些固定知識的文學將會被取代，至少是部分地取代。弱情感、弱文學性的平庸文學將會被取代。按照習慣的配方和基礎架構填充故事的那類小說將會被取代。個人標識匱乏的文學將會被取代。當然，那種反覆言說我們已經被社會學、哲學、心理學證實或證偽一千遍的道理的文學將會被取代，至少是部分地取代——它們原本也不太應是我們的文學裏有的，只是，DeepSeek會大大地加快這一淘汰進程，它可能會在不遠的未來就比一般的作家做得更好。

餘下的，能和DeepSeek抗衡、永遠不會喪失獨特性的部分，可能就是我們對於「未來作家」的期許，是「未來作家」們可倚仗和應發揮的部分：

一、對人的存在的關注、對人類「沉默着的幽暗區域」的深度開掘依然是未來作家們重點着力的點——這類議題，DeepSeek可以



●人工智能是否能代替作家寫作是個值得思慮的話題。 AI繪圖

輕易地從人類的已有經驗中完成歸納總結，但它應該不會有興趣替代人類思考，更不會有興趣帶着痛苦和自我審判的掙扎替代人類思考。這些屬於人類的事兒還得人類向「前所未有」進行推進，在這點上，卓越的作家將有他們永恒的不可替代性。人工智能可以完成和複製第二部《狂人日記》或《阿Q正傳》，但魯迅獨有的思考和入骨的追問只有魯迅才能完成；

二、人類的真切情感和真正敏銳的感知，也是「未來作家」們不可替代的獨有領地，也始終具有不可替代性。在未來，人工智能可以「模仿」人類並與人類一起完成諸多，但獨屬於人類、屬於碳基生命的那些情感是它永遠不會真切感受的，譬如瑪格麗特·莨哈絲《抵擋太平洋的堤壩》中人物經歷的那些生活和它們所呈現的情緒情感。有時，它們可能並不具有完全的正確性，卻自有其認知價值。「美加憐憫——這是我們可以得到的最接近藝術本身的定義。何處有美，何處就有憐憫。」一位批評家曾這樣篤定地說道。這是作為硅基的人工智

能難以達至的部分，當然它難以達至的還有慾望和貪婪，等等。

三、對於作家而言，童年經歷、時代精神、家庭環境和未知的X因素合力塑造着他們，也塑造着他們的獨特性。在DeepSeek越來越滲透到我們的文學生產時，作家的獨特性就變得更為重要，更值得強調。「未來作家」們大致會在為自己的作品打上清晰的個人標識方面更為用力，他們會讓自己的語言方式呈現更強的獨有性，會讓故事的結構和人物關係呈現更強的獨有性，會讓自己敏感和關注的人類議題呈現更強的獨有性——這越來越是對智力、思考、情感和語言感受力多重而綜合的考驗。

四、文學性，稀薄的文學性也是「未來作家」們必須要緊緊把握的，這既是我們為自己的作品打上個人標識的重要途徑，也是文學始終有魅力感和微妙感的根本所在。在談及《包法利夫人》時，納博科夫極有卓見地向我們指出：「在描述郝麥的粗鄙言行時，福樓拜運用了同樣的（指多聲部配合）藝術手法。內容也許粗俗低下，作者卻用悅耳又和諧的文字表現出來。這就是風格，這就是藝術。唯有這一點才是一本書真正的價值。」沈從文的《丈夫》，寫到了妓女和嫖客，但其中沒有一個髒詞兒，也沒有任何詭淫誨盜、引人聯想的文字，而始終保持着詩性的柔美和恰到的含蓄——我想，「未來作家」們或可從中獲得借鑒。

當然，我們也應看到，隨着DeepSeek和一切人工智能的發展，它對「未來作家」的幫助也會越來越大。它的發展會讓作家們巧妙書寫種種知識變得輕易，會讓小說成為真正意義上的「百科全書」變得輕易，會讓寫作中「只能有讀者想不到，不能有作家想不到」的文學設計原則被作家們遵守變得輕易……真正有價值和意義的寫作，是不會被DeepSeek和一切人工智能替代的，對此我保持着謹慎但固執的樂觀。

（作者係第四屆魯迅文學獎獲得者、河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、河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）

被桃花吻過的臉頰

楊亞爽

看見桃花
就想談一場戀愛
走近桃林
就想張開雙臂
擁着桃花的妖嬈
心動便會搭上春風
潛入雲夢醉去

被桃花吻過的臉頰
生出兩個小酒窩
酒窩裏溢出的笑
醉了桃花
讓春天滋生出
更純的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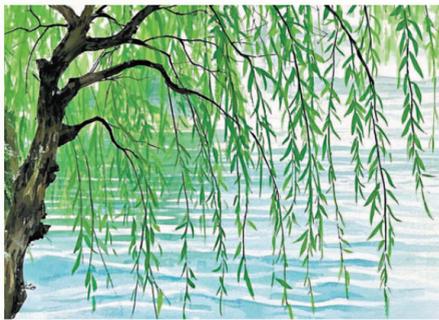
被桃花吻過的臉頰
鑲上季節的光芒
光芒別去塵世的紛擾
只留下深深的愛戀

（作者係河南省作家協會會員）

時代詩行

江南柳

風雅儒商



●棵棵垂柳搖曳着長長的枝條。 AI繪圖

花花不開，無心插柳成蔭！

江南處處舞動着柳枝的情影，然而柳樹並非江南所獨有。垂柳、水曲柳為江南增添秀色，沙柳、碎葉柳則裝點着塞北的風光。它們或挺立於河堤海岸，在水土分界線上，勇敢地對着狂風巨浪炫耀自己的青春風采；或扎根於戈壁荒漠，在蒼茫荒涼之中，堅定地向飛沙走石展示自己的倔強品格。

柳樹，以其獨特的魅力，成為了大自然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。無論是在江南的水鄉澤國，還是在塞北的廣袤荒原，它都能適應環境，展現出堅韌與柔美並存的姿態。它不僅為人們帶來了視覺上的享受，更以其頑強的生命力，激勵着人們在面對生活的挑戰時，保持樂觀與堅韌。這就是柳樹，平凡而又不凡的柳樹，永遠在大地上書寫着屬於自己的生命華章。

（作者本名唐文勝，係廣東省工人作家協會主席團成員、衡陽市作家協會會員）

母親的天氣預報



劉友洪

想着過不了多久就要退休了，心裏就煩躁不安，生怕一覺醒來，眼前熟悉的工作環境就消失了，故而近來做什麼事情都毛毛躁躁，走路老是被桌角磕碰。我生氣地用腳去踢桌腿。哎呀，痛呀，我的腳。這一激靈，差點讓我控制不住那憋着的尿了。

此時，手機響起，拿起一看，是母親打來的，接通電話，我沒好氣地大聲問到：「啥子事？」

母親在電話那頭一楞，遲疑了一下，弱弱地說：「天氣要降溫了，多穿點衣服。」

我不耐煩地回了句「曉得了」，便掛斷了電話。

電腦桌前坐下，我深深地吸了幾口氣，努力讓自己狂躁的心跳慢慢冷靜下來。

隨後懊惱不已。母親又沒惹着你，你衝她吼什麼？她又不是那桌子，你卻把她當桌腿踢？

好不容易捱到周末。懷着歉疚的心情，驅車兩小時回到我的故鄉——大涼山麓一個平凡的小山村。

老屋裏飄散出煮紅苕和青菜葉的清香。母親正控着圍裙，給雞和豬煮熟食。她不知道我這個周末要回來，顯得有些忙亂侷促。由於內疾的緣故，我沒敢看她的眼睛。見她舀好了一桶豬食，放在灶邊，便說：「我來提吧。」

我剛把豬食倒進豬槽，就聽到母親一陣咳嗽。噢，原來母親病了。

母親年近八十，還常年勞作。她身體硬朗，耳聰目明，飯量也不在我之下。我想，她這咳嗽，是不是我無緣無故凶了她，讓她亂了方寸，忘了為自己添加衣服，感冒所致呢？於是連忙問她「要不要緊？」她朝我擺擺手：「沒事，沒事。」

傍晚，差不多六點四十分，母親照例打開電視，坐到屏幕前守候新聞聯播前的「四川天氣預報」。

自從我從樂山調到眉山工作後，母親就養成了每天看天氣預報的習慣。母親不識字，也不會鼓搗電視機、遙控器，我們就將電視節目固定在40頻道。只要她按下電源開關，電視機就會自動打開，四川電視台就會跳出來，她就能看到四川天氣預報了。

雖然母親看的是四川天氣預報，其



●母親養成了看四川天氣預報的習慣。 AI繪圖

實她只關心兩個地方：樂山、眉山，更準確地說，是眉山、樂山。一個是她的居住地，另一個是我的工作地。她要通過兩地的天氣預報，把樂山與眉山的橋樑架設起來；只要越過這座橋樑，她就能知道兒子在「橋」那頭的情況了。

以前，樂山、眉山的天氣是不需要分開來播報的。後來，眉山從樂山中分出單設地級市，與樂山平起平坐，這才需要單獨播報天氣預報了。

行政區劃把樂山與眉山分割後，工作的變動讓我與母親的距離拉遠了，母親就以天氣預報為「針線」，將它們拉近、縫合。她守在電視機前，就是要提前感知大自然的冷暖，就像她年輕的時候，將手肘伸進浴盆，為幼小的我試探洗澡的水溫一樣。

於是母親就成了我的天氣預報。天氣降溫了，母親就打電話，要我添加衣物；要下暴雨了，就叫我出門要注意安全；如果老家要下雪的話，她就叫我回家看雪，她老人家知道我從小就很喜歡雪。

在母親眼裏，不管你年齡多大，也是個孩子。

我滿懷愧疚地坐到母親身邊，同她一起看天氣預報。她朝我笑笑：「降溫了，我沒來得及加衣服……」那神情，好像是她犯了錯誤似的。

顯然，母親不但不計較，還不願我過於自責，她把責任都攬到了自己身上。唉，兒女犯了錯，怎麼都由父母來承擔呢？

我說：「明天我們到醫院去看看吧，」然後，輕輕地喚了一聲：「媽……」

（作者係四川省作家協會會員）



窗明風和